

文化多樣性 以國家公園為例

劉益昌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研究員

一、前言

1. 文化多樣性的世界宣言

就如同生物多樣性一樣，其實人類所創造的文化也是多樣而複雜的，因此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也公佈了一連串和「文化多樣性」有關的公約與宣言，其中重要的概念幾乎和近年來全球化的議題有關，在此一連串的說明當中指出：

「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的一項基本特徵」，「是人類的共同遺產」，「文化多樣性創造了一個多彩的世界」等一系列有關人類文化的基本概念。2005 年 11 月舉行的「第三屆全球化論壇——世界文化多樣性」會議，透過會議共同聲明，強調文化多樣性是世界文化發展的基礎，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更要重視文化多樣性與差異性。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與血脈，不同國家與民族獨特的文化和傳承，是其賴以生存、延續的條件。

2. 文化的概念

從人類學的立場而言，文化是人類生活的一種表現形式，過去文化發展所留下的過程與見證即為文化資產。文化雖然是個常用且耳熟能詳的名詞，但什麼是「文化」？這卻是一個難以立刻說明清楚的概念，而且各個不同的學科對這個名詞也有不同的定義；人類學的旨趣在於人類和他所創造的文化，因此給「文化」一詞以相當淺顯的定義：

文化是一個民族或一群人為適應環境而產生的固定因應模式(陳奇祿 1979: 1) 一方面是適應外界環境而產生的結果，另一方面卻也成為適應環境的一種手段。(李光周 1986: 6)

從人類與環境互動而產生的文化，通常可以分成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超自然三大範疇，三類文化的性質各不相同，但多少都與環境有關。人類為了在自然界中生活，於是產生各種行為，例如為了御寒而穿衣、為避風雨而建房屋，為了延續生命而采集生產食物，也為了達成上述這些行為而製造工具、器具。由於每個民族都有他們不同的生活模式，因此有其獨特的工具、器用、技術等等，因為這些通常都是有形的，人類學人稱之為物質文化。

人和人的關係，則從人類的群居生活開始。最基本的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是男女結合的婚姻關係，和父母子女之間的血親關係。由此延伸到各種的親屬關係；為了維持這些關係，於是產生各種制度、法則，再延展為整個社會的組織與制度，而每個族群都有其特有的社會架構、組織和制度。

人類所接觸的環境，除了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之外，還有很多是人類知識未能理解的未知界，就是一般所謂的超自然。自然和超自然的分界可能會因為族群的不同、時間的演變、知識的累積而有所更改，例如今日科學進步就使我們了解很多原來屬於未知界的事物。每個族群對於這些事物也都有一套他們自己解釋的模式，這也就是各族群的道統知識以及信仰和道德的理念。

這些互動關係都會留下各類型文化遺留，年代較晚可能仍存於地表可見的建築架構或人造所形成的景觀，屬於古跡、歷史建築，年代較早或已經沉埋於地下、水中的人類活動遺留則屬於遺址，至於文化景觀則為綜合型的文化資產，可能涵蓋人類所創造的古跡、歷史建築、遺址以及行為或思想所造成的景觀共同構成。

二、文化的多樣面貌：以史前文化為例

從史前時代到原住民族乃至於後期漢人陸續移墾台灣後，台灣文化所展現的多樣性面貌不但在同時限中可以得見，甚至在文化發展的異時限中也可以清楚觀察。考古學家透過可見的考古遺留，結合學術研究的詮釋、民族志調查資料，以及晚近歷史文獻等不同資料，作為說明台灣文化多樣性的淵源、發展與變遷，而這也正是今日所見台灣文化多樣性與生命力的源頭。就考古學研究而言，物質文化通常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回應物質文化背後的人類行為中精神文化的層面，則往往不易展示，以下選擇台灣史前文化中幾個重要的文化特質，說明台灣史前文化的多樣。

1. 多樣性區位聚落的選擇

居住是考古遺址中最常見的遺跡現象，從舊石器時代長濱文化八仙洞遺址選擇以海濱岩穴為住居點，以至於新石器早期階段大坌坑文化人主要居住在臨海稍高階地的形式，發展至新石器中期繩紋紅陶文化人開始逐步往山區遷徙擴散，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由於人口大增，文化分化複雜，人類選擇居住地點更呈現多樣性。歷史時代初期以來記錄的原住民部落居住地點的觀察，顯示不同人群對於居住地點的選擇都有不同的考量，也隱含著對於族群關係的討論。這些諸多的變化，適足以配合台灣自然環境的多樣性，而呈現文化多樣性的面貌。

2. 多樣性器物的使用

由於台灣史前至原住民文化的多樣性，其所展示出來的物質文化也相當的豐富，這個主題的展示在於鋪陳各階段不同文化的物質文化特徵，也做為交代學人從物質文化的部分，建構台灣考古學文化代表性器物的樣貌。而這些多樣性、不同類型器物的使用，也同時可作為進一步探討各階段人群經濟生業模式的差異，而呈現文化適應的多樣性面貌。例如同樣做為日常生活中容器或炊煮用具的陶器，在形製上就有繁複的表現，再從裝飾所使用的玉器而言，新石器時代晚期各個文化，幾乎都有自我的玉器形製，顯示出精神文化中不同的抉擇。

3. 多樣性屋舍與聚落

從考古發掘出土的資料中，與居住行為相關的房舍遺跡通常為考古家關注的重點，這些資料建構出來的屋舍與聚落模式，部分並可與早期民族志所記錄的東南亞早期或台灣原住民社會的住家相聯繫，呈現多樣性的聚落型態。例如新石器時代晚期得見的房屋架構，包括平面式、干欄式、半地穴式，甚至可能有高台式的建築，除了環境的考量之外，顯然有個別文化上不同的考量。

4. 多樣性格與文化來源

台灣當今人群複雜多樣的性格，當與文化來源具有密切關連，從大坌坑文化演變而來的史前文化發展體系，清楚的告訴我們這是一群擁有多元文化發展的族群，一部份帶著海洋生業體系和濃濃的商業性格，例如分佈在北海岸以基隆為中心的巴賽人（Basai）；一部份帶著農業生產體系和沉穩的農人性格，例如西南平原地區的西拉雅人（Siraya）和中部的費佛朗人（Favarlangeh）；一部份倚賴山林的自然資源，帶有濃濃的獵人性格，遷移擴散在台灣的山地之間，例如泰雅人（Atayal）和布農人（Bunun）。這些多元的性格其實和明代以來從亞洲大陸東南沿海向外擴散的閩南人、客家人一起形塑了今天台灣人和台灣文化的性格，我們不但擁有東亞大陸農業衣冠文物的性格，也擁有以島嶼東南亞和太平洋作為生活天地的南島海洋文化性格。今天追溯台灣文化形成的過程，我們不免要認真思考除了漢文化以外的另外一個源頭，那就是大坌坑文化。

5. 多樣性的交通與交換體系

史前階段長時限以來，台灣地區人群以各種不同的交通與交換形式形成複雜的交通與交換體系，此一體系不僅只在台灣本島地區，同時擴張至周邊之島嶼地區，例如琉球、澎湖、巴布煙群島、呂宋島、巴拉望島以及中國東南沿海等不同區域。例如新石器時代中晚期以來玉器交換所形成的交通體系，由於玉器之原產地幾乎已確認只有花蓮豐田地區一處。設若如此，玉器從製造中心向外遷移的路徑，無疑包括從陸路翻山越嶺到達埔裡盆地，沿著海路向北到達宜蘭、台北地區，

向南則海陸皆可到達今日台東卑南文化的分佈地區，甚而擴散到西南台灣與澎湖群島。最近在菲律賓北部與越南所發現，確認為台灣玉的史前時代裝飾品，更可說明沿著長距離海路交通的可能。

三、我國國家公園所顯示的文化多樣性

我國的國家公園劃設大多以保護自然生態為主體，也就是在於維護生物的多樣性，就算金門國家公園是以戰地為主的國家公園，在實施過程中仍然以生物生態系的保護做為主體，多年來文化的研究，往往列為次要的課題，比例顯然較低，難道國家公園內真的就少有人類活動嗎？少有人類創造的文化嗎？其實不然。就以墾丁國家公園為例，從舊石器時代晚期到當代，經歷長達萬年以來人類和自然的各種互動型態，所遺留的文化體系當然就是複雜而多樣的，我們以被視為鬼斧神工的天然景致太魯閣峽谷為例，仍然具有豐富的多樣文化。

太魯閣國家公園向為國內外所特別注重，以往大都以地質景觀作為申論的依據，若從人類活動的角度說明太魯閣地區從三千年前以來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的演變過程，可以指出新石器時代晚期三千多年以來，人群對太魯閣自然地景的崇敬，以及一千多年前金屬器時代追尋黃金作為重要寶物的人群，所遺留的大量考古遺址。從十七世紀文獻歷史的初期以來，太魯閣地區成為國際競逐的焦點，也為人群遷徙留下重要的口碑與證據，這些人群往來與國家介入肇因於內外太魯閣地區擁有的豐富自然資源，尤其是黃金。十九世紀末，國家勢力終於伸入長期為部落人群所居的領域，帶來國家與部落的衝突，太魯閣事件清晰地反映國家勢力無視於人群的原有領域，而以武力和統治作為攫取資源的手段，這種控制更延伸到二十世紀末葉，所謂普世價值的國家公園。

簡單說明太魯閣國家公園的例子，也可以反映到其他的國家公園，同樣具有複雜的文化體系，換句話說就是擁有豐富多樣的文化，只在於我們如何擷取這些豐富多樣的文化。

四、結語：文化特質的多樣性展現

相對於全球化的過程，筆者曾經指出「城市與文明不是人類唯一的道路」，就歷史發展的過程而言，今天我們走到全球化的道路上，在環境與自然資源的議題上固然必須面對全世界，不過反向思考文化是人類面對自然的處理方式，應該擁有更複雜的文化基因，才能進一步面對環境的變異。

因為從文化的觀點而言，「文化是可傳播的，文化是有力量的，文化是可以

發展的，文化是能夠成為遺產的。文化需要寬容、包容、兼容，所以，文化的繁茂，需要自由氣息氤氳的文化生態環境。有的文化能成為產品，有的文化則永遠是不可出售的無價之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透過的《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曾說道：「文化是當代圍繞認同、社會凝聚以及知識經濟的發展的各種爭論的核心。」多樣性的文化必然有衝突，這種衝突或停留在文化層面，或擴張至經濟領域，甚或延伸至政治世界。全球化時代保護文化多樣性，前提是認識與尊重文化多樣性。

近年來一則有趣的電視廣告開始意識到文化差異的重要性，這個差異就在於文化的理解與尊重，今天台灣是一個以漢人主體意識為主的國家，但是從人類活動史的發展過程中，我們清楚可以意識到在這塊土地上的文化，無疑是多樣而且具有不同適應型態，就國家公園的立場而言，可以從怎樣的角度去思考，才是經營者應該面對的課題。